

永遠懷念球王李惠堂

◎李爾康



球王李惠堂故居

球王李惠堂的逝世，已有多年，當年響徹雲霄，婦孺皆知的大名，如今已經被無情的歲月冷落的湮沒，現實的世界對於他的一切，也已經逐漸由淡薄而疏遠，很容易的將被塵封在記憶之門了。

誠然那些當年神乎其技，馳名中外，球迷們尊之如泰山北斗的光彩與盛況，也同樣的如過眼雲煙，早已成為不可復見的歷史陳跡了。

人生便是如此的冷酷，記得袁子才老年時，曾刻過「錢塘蘇小是鄉親」的印章，為人所譏，他便笑答：你我百年之後，誰能知道，尚不如蘇小能留名，一個人真能死後留名，那是何等的不易，能不令人感慨係之

然而，我對李惠堂仍有一份特殊的難忘情感存在著，昔日種種的前塵往事，有時如黃昏落日所閃出那緋艷奪目的雲霞，驀然湧現。因為：

----- 我懷念著戰前那段為人生最可貴的個人青少年時代，也是馬列信徒所叫囂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生活，安逸享樂，無憂無慮，令人留戀的昇平時代。

-----我懷念著上海黃浦灘頭，人才薈萃，風雲際會，龍蟠虎踞，氣象萬千。上至士紳，下至販夫，如荼如火，萬人空巷，為足球而廢寢忘食，而瘋狂的中國足球鼎盛時代。

我懷念 李惠堂生在那個時代，天縱英才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獨步球壇，萬人莫敵，光芒萬丈，其在足球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的時代。

我懷念著那個時代，中國雖陷於外患未已，內亂頻仍，但是，人民仍能充分的享受自由，獲得生活的樂趣，保持生活水準，與今日的大陸相較，卻有霄壤之別的時代。

足球在中國是球類運動中傳入最早的一種，它的發軔，大概不會早於一八九七年(光緒二十三年)。因為英國人自恃足球為他們的國技，當時英國為一世之雄，殖民地遍及全球，國旗插到那裡，足球也跟到那裡。而在中國他們便是最早的侵略者，就在一八九七年，先在香港設立了足球會，一九〇二年，又在上海設立足球會，都是隸屬於倫敦的足球總會。李惠堂就是一九〇五年在香港誕生，長於殷富之家，其封翁浩如先生，為香港名建築商，庭訓甚嚴，但李惠堂因受足球風氣的薰陶，自幼即嗜球如命，家長雖加反對，甚至鞭答之、斥責之，而他仍能以不屈不撓的精神，若練不已，後來其封翁終於欣然同意，且成為一忠實的觀眾，足以說明凡事有志者事竟成。他在十七歲時與一群少年參加夏令營比賽，便已嶄露頭角，十八歲為南華所羅致，未一年便升入甲組，同時也被遴為遠東運動會的中國選手，南華就在這一年首次榮膺香港甲組聯賽冠軍。從此扶搖直上，聲名遠播。當時香港的足球選手，已經逐漸由學校青年移向社會青年，知識水準難免漸見低落。但是，李惠堂仍能勤奮自愛，練球之外，並未荒廢自我進修。論學歷，他只有在香港皇仁書院讀了兩年的書，便輟學在家助理商務，但以他的中英文程度而言，卻已超出了當時的大學生，除了曾受私塾的札實的基礎訓練，與兩年書院的嚴格教育外，便完全出於勤於自修而來的。後來到上海，他仍然不斷的努力。當時他已有盛名，且有家累，但是，仍能自惜羽毛，保持好學不倦的精神。所以，一個人的成功，決非偶然。環顧中國體壇，半世紀來，雖不乏成功的選手出現，如論學養方面，能足與李惠堂相媲美者，實在不易多見。逝者已矣，來者如何？我們今日在此追懷李惠堂所留下的典範，此在體壇後進，袞袞諸君，自當引以效法與自惕的。

李惠堂的足球生涯，自民國十二年參加遠運（亞運前身）開始，至民國三十六年解甲退休為止，中間經歷八年抗戰，前後共歷二十四年之久英名不衰。以黃金時代而論，就是最為他們懷念的在上海五年，即民國十四年至十九年。當他在上海五年之間，為上海足球掀起了前所未見

的高潮，從國人已組球隊到與西人分庭抗禮，進而揚眉吐氣，以堂堂雄師，席捲之勢，稱霸於黃埔灘頭，西人望風披靡，說不盡的風光，談不完的盛事。所以，如說李惠堂是上海足球的功臣，決非溢美之詞。

李惠堂在上海的時間，是從二十一歲到二十六歲，這個年齡，以當時的情形來說，都是就讀大學的年齡，但他到上海不久，便被聘為復旦大學體育指導，而且未一年便組織了樂華足球隊，成為樂華的領導人物。樂華的成員，都是聖約翰、交通、滬江、復旦、暨南等幾所負有盛名的大學選手，如果李惠堂的才學不足以領導，樂華自然也無法留下了戰績彪炳，永遠令人懷念的光輝歷史。如以人才實力而論，真可謂極一時之盛，非但後來的東華、暨南、青白難以望其項背，就以南面稱王，一向代表國家出席遠運的南華，亦未必能勝之（民國十九年全國分區賽，樂華代表華東與華南會師香港，華南盡起香港精銳，兩戰不能勝，三戰華東以傷殘九人應戰乃受挫，即為佐證）。至於論學養，自然更非任何一球隊所能相提並論。如今，其中如周賢言、陳鎮和、戴麟經、陳家球、陳虞添等，都已先後作古人，李寧則遠居美國，其餘如馮運佑、孫思敬、陳璞、陳秉祥等，則不知行跡，亦不知是否仍身陷大陸。李惠堂生前與我談到當年上海的盛事，便已感嘆勝會難再，如今思之，更令人有無限「人世幾回傷往事」的愴情了。

李惠堂所領導的樂華，當年除了建下所向無敵的光榮戰績外，最足稱道的犖犖其大者，如：

（一）為上海足球指引新的途徑上海在李惠堂未到時，許多球員都愛踢高球，一飛沖天，鏗鏘有聲，便為旅台傑出人士球迷們所喝彩。李惠堂到後，認為這種踢法，決非正途，於是循循善誘，加以糾正。一面在他本身也發生了若干示範作用，球員們頓覺豁然開朗，領悟正規的踢法，應從那裡去追求。

（二）為上海足球培養新的人才樂華的人才鼎盛，其中不乏是由李惠堂發掘或羅致的，最明顯的如小黑炭陳鎮和，便是由他率領復旦大學球隊到南京比賽時發掘的。當時陳鎮和僅十五歲，就讀金陵附中，李惠堂見之，認為決非池中之物，於是決意慫恿他轉學到上海，後來陳轉學到暨南附中，歷經磨練不但成為樂華的中流砥柱，就以古今中衛人才而論，至今無不推崇此人為第一人。此外，如天津孫思敬，也是李惠堂在天津分區賽時發現的，比賽時，孫欲傷之，未果，後來反而堅決邀

請南下為樂華助陣，並代為解決就業問題。又如周賢言成為鐵門，李惠堂也有輔弼之功，當年他常至交大球場小試腳頭，由周守門接球，錘鍊日久，終於成為江南第一門。這些無不顯示李惠堂掖勵後進與重視人才。

(三)重視出國比賽吸收新知出國比賽，現在可說是家常便飯，如在五十年前，那可是十分不易，重洋遠隔，搭乘輪船，動輒需要經旬累月。若以地理環境而言，香港實優於上海，但是，香港的中華南華，在樂華之先，都未有這樣的計劃，而李惠堂在樂華稱雄於上海後，便在民國十七年、十八年先後有遠征菲律賓與南洋群島的壯舉。當時李惠堂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居然力排萬難，有此遠大的眼光，不得不令人折服，那些壯舉，不但揚大漢之天聲於海外，增加友邦對中國的瞭解，而促進海外華僑對祖國的向心力，尤多裨益。如今視之，或非高論，如時光倒流至五十年前，實不失為難能可貴的高瞻遠矚了。但是，最令人惋惜的是：當李惠堂於民國十九年全力促成遠征歐洲的計劃時，不料這個雄圖大略，竟因英倫足球總會誤信為樂華有受薪之嫌而受阻，當時樂華大軍雖已行抵新加坡，卻不得不廢然而返。於是，議論紛紛，群起責難，樂華也因此而遭受了無可彌補的瓦解厄運。壯志墮於一旦，李惠堂憤而南歸，群龍無首，一向為上海球迷所擁戴的樂華，便成為廣陵散之絕唱。憑心而論，當時國人目光太短，對征歐的本質，缺乏真正的認識，未予支援，且聞其中尚有人在吃酸葡萄，竟在刁難，以致成敗反而操在英國人之手，世事難以逆料，今日追思，猶令人為之扼腕感歎。李惠堂載譽一生，九泉如有知，大概耿耿於懷，引為遺憾的事，也只有當年樂華征歐功虧一簣那一件事了。

李惠堂另一為人所不及之處，就是能秉持大節，決不向環境屈服，不參加偽滿慶典、化裝潛離香港，與不接受中共的威脅利誘，前往大陸，便是最明顯的實例。其人雖已遠，但所留的典型，足以為後代的表率，非惟永遠在體壇，也永遠在中國的歷史上。

有人認為一百年難得能有一位天才出現，衡之於體壇，李惠堂無愧為一百年難得的天才。然而，天才必須環境的培養，與後天的自身努力，像李惠堂這樣卓越的天才，我們何時才能重見其出現。天地悠悠，人世茫茫，吾生有涯，其知莫卜，願以此文至其無限馨香祝禱之忱，並默告球王於九泉。

(本文轉載自「傳記文學」第四十五卷第二期)